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虞初續志

清鄭醒愚著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and a small blue mark on the left margin.

Vertical text in a red-bordered box, likely a title or chapter heading,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虞初續志卷十一

續板橋雜記

清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珠泉居士

秦淮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洎乎前明。輕烟澹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申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為瓦礫。每覽板橋前記。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良可慨已。迺承平既久。風月撩人。十數年來。裙屐笙歌。依然繁艷。詎江左流風。於今未艾。抑山溫水軟。良由地氣使然歟。

前明河房。為文人讌遊之所。妓家則鱗次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遙對。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妹櫛比。有本幫蘇幫揚幫之稱。雖其中妍媸各別。而紛芳羅綺。嘹唳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意蕩志也。

自利涉橋東。為釣魚巷。至水關。臨河一帶。亦麗者所居。地稍靜僻。每有名姬。心厭塵市。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亦復絡繹不絕。

由文德橋而西。為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踪暫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類皆卑屑所居。不敢與水榭頡頏。聞亦間有麗人。

余則未之見也。

貢院與學宮毗連。院牆外為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挾重貲。擇麗姝。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殆什無二三也。

秦淮河鑿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于江。當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遊賞。追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訖於仲秋。當夫序屆天中。日逢竹醉。五月十三日傾城出遊。較端午尤盛。遊船數百。震盪波心。清曲南詞。十番鑼鼓。騰騰如沸。各奏爾能。薄暮須臾。燭籠炫耀。簾幕畢鉤。倩粧倚欄。聲光絳亂。雖無昔日燈船之盛。而良辰美景。樂事賞心。洵昇平氣象也。

秦淮河船上。用蓬廠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于尊罍。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設窻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縹緲欲仙。塵襟胥滌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于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暖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

茶寮酒肆。東則桃葉渡口。西至武定橋頭。張幕挑帘。食物具備。諸名姬又家有厨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倉猝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于斯。

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概土著居多。若乃買雛教歌。認為己女。待客梳櫛。愛俏者。其名愛鈔者。其實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僮父大賈。無難欺。以其方。使彼慳囊頓破也。

河亭設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年來教習女優。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長。粧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十倍梨園。至于名妓仙娃。亦各嫺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轉歌喉。若寄生草。剪靚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茉莉珠蘭。提籃挈榼。不異曼翁前記所云。近更綴以銅絲。幻成魚籃飛鳥。可以懸諸帳中。比及昏黃。則雪花齊放矣。酒醒夢迴。芳馨橫溢。和以氣肌。薌澤如遊衆香國中。

院中衣裳粧束。以蘇為式。而彩裾廣袖。兼效維揚。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布製為小襪。似膝袴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

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即古鞞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不  
了有致至于抹胸俗稱肚兜夏紗冬縐貯以麝屑緣以錦縑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  
膚絳袂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

以上紀  
雅遊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  
華則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盧瞳而頰唇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  
凝睇覺九姬靨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  
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  
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於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為勢家招去侑  
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  
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尚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於雲如二  
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楚儂又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為二姬作雙珠記  
傳奇情文並茂惜尚秘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朱骨稱之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倘舞迴風當挽留  
仙之裾也鬢髮如雲明眸似水驟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稍長矣而風度高

雅無折腰齟齬習氣故文士樂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者宿也遂初既賦寄興掃眉雅與姬善蒼髯紅粉嘗相對於銀鐙綠酒之間余於庚子兩度抵甯時一過從滌茗清談目為豔友惜近以病廢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問者芙蓉綠水秋將老鸚鵡金籠語可憐舊日繁華不堪回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為業余聞之歎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為然

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溫存大有駿馬馱癡之感權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惑於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即誘以多金弗顧也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簷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鉤月洗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賃居洞神宮前馬姬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為僮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伙助並糾同志為卜居於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余就館崇川間為無良速訟移家維揚壬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

而風雨飄飄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託言索逋。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揀枝棲。聞其瀕行。猶倩人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為誦家杲邨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炊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斂身依然尋常。矯旆也。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矯憨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為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幽深。脩然絕俗。有僮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於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尚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為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筓。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興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

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姬為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董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余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盡償博債。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董大。眼光如醉。次董二。姿亦白皙。然以視三之風韻。嫣然不覺瞠乎後矣。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居江甯。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幘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櫛之。為歡匝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於署。僕從雲散。宦橐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篋中貲。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於江口招提廣集。繼流禮懺。二晝夜傾貲。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為之營葬而返。以此俠聲振一時。辛丑歲。狎客朱元官為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貲熒熒。隱有母也天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於六月間從良矣。問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筆耕針耨。稱嘉耦焉。吁。異哉。姬之所為。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於

青樓中得之。余既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為之綴序其事，以償夙諾云。聞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其繼妹張二，弱質纖妍，亦嫻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十一。白晢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於王氏水閣聽演，尋親記跌包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尚賴三人作生計焉。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惑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脅誘墮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向來秦淮以蘇幫為文揚幫，為武姬雖產於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為揚幫翹楚。時人戲以武狀元目之。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負盛名者。赴熱郎未易得見顏色。余曾於辛夏邂逅河亭，頗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瑩。於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友季子影生，甚與善，嘗為余言：姬賦性豪爽，重意氣，善知人，無門戶習。至於媚骨天生，更不待擇。新采異也。贈以短句四章，有云：醉聞嬌喘聲，猶媚暖熨豐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渾見慣，溫柔只合喚仙鄉。皖桐光澈六孝廉，聞而擊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句，惟卿兩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戢署也。姬有義女，曰小姑娘。揚州人忘其姓，年纔十七，長眉掩鬢，笑靨承顴，彈袖曳裾，風流秀曼，亦後起之雋也。

王四本郡人。蘭姿玉質。秀韻天成。性喜清幽。雖在風塵。常深自秘匿。不甚見客。所居月波水榭。綺窓錦幙。不染纖埃。几榻尊彝。位置俱極楚楚。入其室者。如別有洞天。幾忘門以外之甚。蓋塵土也。

施四蘇州人。窈窕秀弱。眉目含情。唇一點小。於桃英趾雙。翹瘦於蓮瓣。年雖稍長。調笑無雙。殆疑雨集所咏。丰容工泥。夜情味勝。雖年者也。松陵某尹。暱寵之。攜居胥江別館。三載後復歸秦淮。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未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中堂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喚千呼。不轉頭。又云。驚春正滯邦江樓。悲秋始返金陵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榴花飾。雲鬟低亞。胭脂赤。相對多情。只少些兒畫不成。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為側室。甚有寵云。

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雙絕。綺閣深藏。俗子未易謀面。善歌能飲。解誦風詩。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頗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其大婦曰嚴三。齒長于姬。而姱容修態。堪與頡頏。亦緣位置自高。羞與曲中人伍。人罕見之。

謝玉字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絕倫。與其母居釣魚巷中。善南北曲。嬌喉一轉。飛鳥遏音。母珍同掌珠。欲得佳子弟字之。玉亦自矜。聲價不屑作尋香人。雖給侍讌遊。猶虛屏山之夢也。

趙小字靜芳。江陰人。中人姿耳。有統袴子昵之一時。獻諛者。遂有文狀元之號。余觀其人。沈默寡言。無輕挑氣習。要亦善自修飾。不隨俗波靡者。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為業。而未有家室。歲入悉以遺姬。既而生以失館旅居。饔飧不繼。姬招致之。日用皆取給於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為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於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罔思自立。浪遊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為念也。言已。歛歔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即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賃屋為主者別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徐二寶本郡人居釣魚巷之上街其夫為梨園領袖姬於儕偶中年最長余相識時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粧自然幽雅徐娘雖老尚有風情也皖桐光漱六孝廉夙與之善有無錫秦姬者與姬有葭莩親向居丁字簾前庚子秋復自梁溪來寄居姬家者匝月余因徐姬得識秦姬雖齒加長矣而纖腰蹠步婉媚愁人亦此中翹楚也

徐壽姐杭州人適維揚徐某僑寓秦淮年已二紀儻逸風流妙解音律同居數姬竝善度曲余嘗避暑河亭壽率諸姬柳陰列坐絲肉競發雲委塵飛靜聆移時宛在□虛口也

馬四蘇州人身軀弱小明眸善睐膚如凝脂殆江淹賦所云氣柔色靡人惟雙趺不甚纖妍常鞞小刀鞋俗名掩鞋作忙促狀是其微疵

王二蘇州人早墮風塵由琴川轉徙金陵余於庚夏相晤於熊氏河亭容貌亦自娟妍第苦貧乏不能自存贈以貲且為延譽得漸生色及辛歲抵甯則被服麗都座客常滿矣綈袍雖在已無戀戀故人之色余急面詰之姬面發頰一座粲然姬有妹曰鳳姐年方十齡致亦楚楚教之歌曲發響清妙起合自然詢美材也

湯四。湯五。揚州人。姿首皆明豔。而四姬尤柔曼豐盈。余嘗戲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歟。

姬不解。誤以言為鹽。

吳音言鹽相似

率爾對曰。吾素不嗜鹽。聞者絕倒。

陳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董二家。後徙潘家河房。年及破瓜。眉目疎朗。靨輔間幾點。微麻。天然媚麗。余同鄉邵子蛾堂與之善。語余云。姬姿致亦猶人耳。所絕勝者。一痕酥透。雙蕾含春。觸手溫柔。不待斜照。銀燈驚誇瑞雪也。董二本郡董禿子女。年十五六。亦有微麻。白皙瑰逸。王府塘魁首也。

金二。本姓丁。蘇州人。居釣魚巷。艷名頗著。余於庚夏曾一遇之。明眉慧眼。纖跣柔腰。幾欲傾其流輩。惜兩顰微高。婉容稍減。有某公子者。甚與善。珠玉錦繡。稠疊贈遺。富於一月中。費金千計。兩情膠漆。引喻山河。秋以為期。絲蘿永託。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慶將來得所。歸公子亦喜得阿嬌。擬以金屋貯之。一日公子啓扉而入。闌其無人。詢之鄰姬。則姬於前夕盡室以行。不知所往。公子疑信半參。書空咄咄。偵騎四出。踪緒杳然。悲憤填膺。一病幾殆。噫。青樓薄倖。如金姬者。其尤哉。

高四。太倉州人。居東水關。願身玉立。情致嬌憨。皖桐家萼秋。一見傾倒。或云。姬向與某丞善。丞乃富于貲。而蠢俗不韻者。萼秋力辯其誣。謂俊慧如姬。必能擇人。贈以詩。

有云。文君自解。憐司馬碧玉。何曾嫁汝南。可謂情癡矣。乃夢秋盡傾橐中金。卒以不歡而散。迨次年秋。夢秋領鄉薦。鹿鳴宴罷。緩轡過之。姬慚沮閉戶。以疾辭。竟不出見。周四又稱梁四。蘇州人。年逾三十。風韻猶存。善彈琵琶。名著青溪桃葉間。有兩女。官大。仁貌不甚美。而演劇頗佳。十餘齡耳。已識曲中三昧。同時小女伶。有周玲。乳名。蘇州人。方全。後改名璇。字。吳雙福。義女。汪銀兒。胡四喜。秦巧姐等。皆蘇州人。並工院本。而周玲實。創厥始。四喜獨冠其曹。鑑湖邵子升岩。嘗語余云。周玲之尋夢題曲。四喜之拾畫。叫畫。含態。騰芳。傳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嫖目。迴腸蕩氣。雖老伎師。自歎弗如也。以上

紀麗品

聞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雖妓者所居。不過數家。開宴延賓。亦不恒有。十餘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丙申丁酉夏間。尤甚。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蟠旋。不覩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約日糜千金。真風流之數澤。烟月之作坊也。余遊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見。爾日繁華。名姝如朱素貞。劉大輩。皆如石氏。飄風退為房老矣。而風月平康。今猶視昔。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正不減曩時也。

珠市地近內橋。已為市闕舊院。則廢圃數十畝而已。中山東花園。僅存其名。故址不可復覩。迴光鷲峯兩寺。亦金碧剝落。香火闕如。至長板橋。尤泯沒無迹。詢之故老。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無從辨其是非。因誦西風殘照。楊柳彎腰之曲。覺當時尚有秋水一泓。茲則盡成平陸。亦劫塵之小變也夫。

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凡搢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宴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花月春風十四樓也。今諸樓皆廢。遺址無存。長千里一帶。室廬亦盡成塵市。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聞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腸斷東風日暮寒。吾湖東林陳蘭谷先生亦有詩云。輕烟澹粉亂樓鴉。重過城南舊狹邪。不為東風賒美酒。怪渠吹盡六朝花。

沈香街。即鈔庫街。在貢院對河。相傳嘉興項子京焚所製沈香牀。香經四五日不散。因以名街。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然千金買笑。期月便忘。絮薄花浮。毋乃太甚快哉。項生酒半抗聲裂衣。槌牀一吐胸頭惡氣。足令此輩愧生顏變矣。乃街之名由此而傳。則又妓之不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葉渡在青溪曲處渡頭坊表金碧煥如每當夕照西沈酒舫喧聞與競渡聲相聞對岸為御河房相傳前明威武南巡曾經駐蹕水榭外垂柳千絲拖烟漾月暑窗徙倚清風徐來不待帷展紫綃始消塵燠也丁字簾前厥名舊矣今利涉橋之西水榭三間最為軒翥玉筋篆額尚懸楣間縱非當日故居當亦相去不遠桃花扇傳奇云桃根桃葉無人問丁字簾前是斷橋可證也

秦淮遊舫不施窻幕彼姝鮮乘舟者競渡則有樓船進自水西門浮几紗窗拂拭楚楚名姬三五載酒嬉遊簾影衣香隨風搖曳余於辛丑夏五猶及見之嗣以當事者禁之而止

端午龍舟傾城遊賞極一時之盛矣中元節為盂蘭集福會諸名姬家皆禮懺設齋虔修佛事好事者則於河流施放水燈隨波熒熒頗堪寓目至中秋前後夕壘几為臺陳設香菓喧闐鼓吹宴樂連宵或踏月嬉遊逢橋打瓦亦歡場韻事也

河亭徙倚以永朝夕不須倚翠偎紅自可嬉怡忘倦余於今秋寓居王氏水榭每晨起盥櫛初畢即聞鄰女教歌之聲風外悠揚使人意遠至日亭午遊艇如梭呈絲逞竹入夜則燈光煥發爆竹喧阗偕雲陽校書掀簾憑眺熱香啜茗娓娓清言幾忘